



浓情

怀念外公

□ 胡金华

婚不久,我家两天之内因饥饿死去二人,同一天安葬,其中有我正当年的祖父。祖父留下一个很大的烂摊子,给了祖母及我的父母。当年的生活窘态可想而知。家里断粮了,去外婆家混;没钱了,去外婆家借……幼时的我目睹过母亲不好意思再去娘家借拿的愁态。但母亲不去借,外公外婆有时也会送钱粮来。

我读小学时,外公从常德给我们仁姐弟各带了一双塑料凉鞋,这在穿草鞋布鞋的乡下多稀罕呀。正午骄阳下,我和弟弟穿着新鞋在石板路上连跑了几里地。凉鞋是绿色的,大人们笑说是女孩子穿的颜色,我俩依旧美得不行。

我小学尚未毕业,外公就退休了。退休后,他未进家门先进医院,且带回了棺材。我行走二十里地去县城医院看望外公。他告诫我们要好好学习,长大成才,还把后事都交代了。可回到家后,外公身体越来越好,几乎每天都来四里开外的我家,行走,撑棍,直到无法走动。他来我家有什么事做什么事,有什么吃什么,还帮我母亲剥猪草,缝补衣服,织毛衣,这些活,一般农村男子不会干,谁干了还会被笑话。外公说,常年独自在

外,什么都得学,洗衣做饭缝补是生存之术。为改善生活,他常带我们去捕鱼。高兴时还教我们打牌,输了钻桌子。直到去世前,他还和重孙辈在打牌呢。逢年过节,他和外婆给我们及我们的下辈备好礼,过年一定有压岁钱。我读高中时,因为没钱没法寄宿,每天早出晚归地走二十里路。母亲心疼得直哭,外公疼在心里。他默默地把当年在工地上用过的旧席补好,又从我复员回乡的二姨父处拿来旧帐篷,用纱布缝好烂洞,还补了一床旧被,让我能够寄宿。我考上大学后,外公和母亲给我置了新衣和行李,而他一生都用旧布缠足当袜穿,劝他买双袜子,他总说,不用,习惯了。

我参加工作后,东奔西跑,从没收到老人家半个字和电话。每次回老家,我放下行李就去看望外公,他总是鼓励我把公家的事干好,从没要我替他做什么。他病危时,神志时清时不清。我去看他,他问:这么大大老远赶回来做什么,跟单位请假了不?

那年我长跪在外公的灵前,想着老人家一生为这个大家庭,何尝不像灵前那盏即将油干灯尽的灯啊。

生活

湖南省作协会员
肖功勋

淘书乐

今生既与书结下不解之缘,其缠绵缱绻之情终难割弃,由此便免不了要买书,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叫淘书。

淘书的最佳去处,自然是旧书店。单位旁边有家旧书店,我是它的“常客”。摊主三十余岁,个头不高,面庞黝黑,憨厚中透着朴实。这个书店我最爱逛,哪怕是中午休息时间,我也要在那里一本一本地“梳篦子”,细细地翻阅那些色彩斑斓的书,边翻书边和摊主闲聊。他的书种类繁多,而且价格不贵,大多是二三折。在那里,我淘得了冯梦龙的《智囊》、王力的《楚辞韵律》,以及《红楼梦诗词曲注释》《红楼梦论稿》等老版本的书。书店进到好书时,店主有时也会帮我留存一下。这种VIP式的“贵宾待遇”也让我的淘书过程如鱼得水。

淘书的另一美妙天地,是网上。2012年,我在长沙一旧书店淘到了傅佩荣国学经典现代读本——《我读<易经>》《心灵的曙光》《哲学与人生》等18册。后来得知,这套读本总共有21册,我手头还缺《自我的觉醒》《从自我出发》《爱智的趣味》。今年春节,我在网上找到了尚缺的三本。历经5年,残缺不全的一套书又配齐了。淘书的乐趣在于突然间发现了你一直在寻找的,一直在渴求的,或不经意间收获了你不曾想过的。

多年前从一位拾荒者的“杂货铺”里,淘得一部秦牧的散文集《花蜜和蜂刺》。一口气读完第一篇《中国人的足迹》,不但了解了近代华侨的屈辱史,还了解了近代中国的苦难史,并由此体会到随着祖国日渐强盛,华侨地位迅速提升的幸福感。掩卷之余,一种豪情油然而生,方知散文还可以写得这样洋洋洒洒,大气厚重。如获至宝,赶紧买下,珍爱有加。不想朋友见了要借;但这一借,居然就是一年多不还。我打电话催促了十多次才终于收回来,就像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亲人,从此再轻易示人。老婆说我小气,我笑笑。

淘书乐,乐在其中,乐在阅读。

回忆

长沙理工大学子弟学校
感谢童年

李慧

每每和学生聊童年,我便有说不完的话题,上树捉蝉,下水摸虾,山坡上采茶,田野里拔猪草。孩子们听得瞠目结舌,眼里充满向往。

感谢童年,童年有几乎形影不离的姐姐。大我四岁的姐姐爱写诗,爱写日记,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课外书都属闲书,家里是绝对不会掏闲钱买书的。于是,我便把姐姐用过的作文本偷偷藏起来,窃读她的作品成了我的一大乐趣。记得一次考试,作文主题大约是“拾金不昧”,没有过亲身经历的我在抓耳挠腮之际,突然想起姐姐曾写过的作文,于是洋洋洒洒写了800多字。老师给了最高分,还在班上念给大家听。“表扬是成功的点金石”,这句话不假,从那以后,我的作文似乎成了每次作文课的范文,我深深地爱上了作文,爱上了语文。

感谢童年,童年有疼我的父亲。很多情景几十年过去了还历历在目:寒冬的深夜父亲把我从温暖的被窝里揪出来,勒令补作业;呼呼的北风中父亲等待上晚自习的我,身影孤独消瘦……所有这些已化作一种情,融入血液,在我的生命里流淌,而后变成了一种名叫思念的东西,时常午夜梦回。

感谢童年,童年有俊俏能干的母亲。那时的母亲身板挺直、青丝油亮,心灵手巧。烧得一手好菜,做得一手好针线活。煤油灯下,我和姐姐在写作业,母亲则在一旁穿针引线。只见她先把那针头斜着在头上轻磨两下,然后使劲扎进鞋底,再从鞋底另一面用力拔出,每一下都充满力道又富有节奏,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美感。大约见我在瞄她,母亲便会笑着呵斥:“看什么,还不认真写作业”。

如今,父亲的照片已挂在墙上,白发斑斑的老母闲居老屋,刚刚退休的姐姐也开始真正活自己。童年往事早已斑驳在时光河里。但想念却携着纯真,敲响我记忆的窗……

喜悦



印象

李陶//摄

抒怀



缝纫师

邵东市火厂坪镇二小 谭喜爱

是完成初步工作。最后桂姑娘收好布料,嘱咐我们一个星期后来取服装。

有时,母亲和姐弟走了,我还会赖着不走。这时,桂姑娘早瞧出我的小心思。赶忙从缝纫机下小抽屉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木线圈、花花绿绿的碎布条送给我。因为线圈可用来做玩具车,布条能抽陀螺,花哨布条可讨好姐姐,送她扎辫子。更多时候,我会对桂姑娘的那台神奇的缝纫机着魔:凝神看着她调制机器,上线圈,穿针眼,加润滑油。最后踏动踏板,看到机器一切如常,她便摆好事先准备的布料,按原先画好的样子,按部就班地缝制衣裤。从衣袖到衣领再到口袋,最后锁边、缝扣眼。做起来总是轻车熟路,一气呵成。

你看,她一手摀住布料缝口处,双眼紧盯着针脚,手脚配合默契,时疾时徐。

缝纫机如布陈在她面前的舞台,她就是一个高明的导演。起伏的踏板扯

动风琴“风箱”,踏出欢悦的圆舞曲。她一手牵动布料的“湖面”,针尖的韵脚搅动涟漪般的丝缕,如天鹅悠然在水面上舞动迷人的芭蕾。

一剧终了,桂姑娘从沉醉中醒来,端详着那件作品,犹如怀抱自己新生的婴儿,幸福的脸上露出天使般的微笑。

这被桂姑娘导演的舞剧,在光华堂小弄巷里不时上演。老远,放学路上,我就被它深深吸引。悠扬的“圆舞曲”在门前石坝溪的欢快伴唱下,如天籁萦绕在故乡那片多情的天空。

桂姑娘在上世纪驾鹤西去。她侄女娣婆继承了她的手艺,在上世纪末曾在大队部旧电影院招徒授艺。我村的大姑娘出嫁前大都曾向她拜师学艺。我二姐也从娣婆那学得一手缝纫绝技。

家里缝缝补补的旧衣裤、书包,添置的被单,全家的针黹活计,二姐一手包揽。那些破旧的,缝补创伤,重新焕发青春魅力;新的布料,轻轻勾勒,成了精妙绝伦的写意素描。那针针线线,用爱的激情舞出的“艺术品”,让我们时时感到生活温馨而美好。